

生育研究

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

——夫妻视角下的一项实证研究

宋 健 靳永爱 吴林峰

【内容摘要】文章基于2016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重点探讨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及类型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类型和二孩性别期望的影响。结果发现:夫妻在性别偏好上一致的比例(59%)略高于不一致的比例(41%);儿女双全偏好是主要的偏好类型,其次是无偏好,纯男或纯女孩偏好的比例相对较低。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在二孩生育计划上达成一致的意見,也更可能对二孩性别表现出一致的期望。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不一定会降低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偏好不一致,夫妻中任意一方存在性别偏好都会显著提高家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中,对二孩性别的期望与丈夫的而非妻子的性别偏好更吻合。

【关键词】性别偏好;二孩生育计划;二孩性别期望

【作者简介】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靳永爱(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吴林峰,四川省成都市统计局副主任科员。北京:100872

Impact of Couple's Sex Preference on Family's Second-child Intentions

Song Jian Jin Yongai Wu Linfeng

Abstract: Using 2016 fertility survey data from 12 cities in 6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how sex preferences impact couple's intentions for a second child. Specifically, we discuss how the agreement on sex preferences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wife is related to their intentions for a second child and desire for the sex of second birth.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bout 59% of the couples have same sex preference, in which the preference for having both a son and a daughter ("Er Nv Shuang Quan") is the dominant type and no preference is the secondary,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only son or daughter preference is low. Couples who have the same sex preference are more likely to reach an agreement about having a second child or not, and they also show the same desire for the sex of second child. Husbands and wives with different sex preferences do not show lower second-child intentions. This is because the sex preference of either husband or wife will lead to higher intentions for a second child. Additionally, for couples who have intentions for a second child, the sex preference of husband rather than wife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same with the desire for the sex of second child.

Keywords: Sex Preference, Second-child Intentions, Sex Desire for the Second Child

Authors: Song Jian is Professor, Jin Yongai is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u Linfeng is Senior Staff Member, Bureau of Chengdu Statistics. Email: songjian@ruc.edu.cn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征、规律与前景——老龄社会的人口学基础研究”(7149073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生育选择机制研究”(15BRK010)的支持。

1 问题的提出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生育是生育研究领域讨论的重点话题。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儿女双全”偏好在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中一直排在首位,且与理想子女数存在显著正相关;男孩偏好与理想子女数之间呈弱相关;女孩偏好和无偏好则与理想子女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侯佳伟等 2014)。邦戈茨认为性别偏好是提升生育率的因素之一(Bongaarts 2001),因为在达到有限的理想子女数之后,如果没能得到理想的性别结构,育龄夫妇可能会再次生育(郑真真 2004)。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环境下,满足性别偏好的主要方式已经不是通过多生,而是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得以实现,因而性别偏好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生育率(郭志刚 2008)。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上,性别偏好类型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是不同的,儿女双全偏好(即性别与数量双偏好)和女孩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男孩偏好的作用并不显著(宋健、陶椰 2012)。

以上研究反映了性别偏好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是在普遍一孩生育政策环境下得到的结果;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性别偏好会以何种方式发挥何种作用?这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话题。

由于数据所限,以往研究主要以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很少兼顾夫妻同时展开分析(Rosina and Testa 2009)。而实际上,生育决策是夫妻双方的事情,是家庭层面的决策,夫妻的一致性为家庭做出生育计划的关键要素。现有从夫妻层面开展的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Bauer et al. 2013),大部分夫妻在是否生育孩子、生育几个孩子,以及何时生育孩子等方面存在分歧(Doecke and Kindermann 2014),而夫妻的分歧会降低发生实际生育行为的可能性(Testa et al. 2014)。在夫妻生育意愿不一致的情况下,忽视生育行为的“合作”属性而仅调查夫妻一方的生育意愿,可能会高估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卿石松、丁金宏 2015)。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研究》分别独立收集了丈夫和妻子的生育意愿信息,数据上的优势恰好能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从夫妻视角研究夫妻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计划的影响。

利用夫妻双方的数据,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夫妻性别偏好的一致性和性别偏好类型如何影响二孩生育计划的一致性?夫妻性别偏好的一致性和性别偏好类型对二孩性别期望有何影响?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二孩性别期望更符合谁的性别偏好?换言之,家庭二孩生育计划体现的是夫妻谁的偏好?

总体而言,在中国现有生育相关研究中,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很少有研究同时纳入夫妻双方的情况,即使一些调查收集了配偶的意愿信息,但也是被访者报告的或其感知的配偶的意愿,与配偶真实的意愿可能存在偏差(Rosina and Testa 2009; Testa 2012)。本研究基于夫妻双方各自独立的信息,研究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和生育计划的关系问题,无论在数据和调查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和内容上,对现有研究都是很好的补充和拓展。不仅在夫妻视角下拓展了生育研究内容,也试图探究家庭生育决策中,夫妻之间是如何博弈的。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就意识到生育研究中将夫妻^①双方同时纳入的重要性(Ryder, 1973)。之后一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尝试(Miller and Pasta, 1995; Miller and Pasta, 1996a; Miller and Pasta, 1996b; Thomson et al., 1990; Thomson 1997; Miller et al., 2004; Jansen and Liefbroer, 2006)。根据 Miller(1994)提出的特点—意愿—计划—行为序列模型(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

^① 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文统称为“夫妻”,但实际上国外研究中,虽然研究对象主体是夫妻,但也有非婚同居者,一般的表述是“partner”。

iour Sequence Model) ,生育动机、态度和观念首先表现为生育偏好 ,考虑现实因素后形成生育计划 ,再通过一些促进或抑制生育的行为 ,最后得到生育结果(靳永爱等 2016)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阶段 ,夫妻均相互影响、共同参与、共同决策。Miller ,Severy 和 Pasta(2004) 在该模型基础上提出将夫妻共同纳入生育分析的一个框架 ,即从生育意愿开始 ,夫妻之间相互影响;基于自身的意愿和感受到的对方的意愿 ,进而形成各自的生育计划;夫妻整合生育计划后 ,采取共同的生育行为并形成相应的生育结果。

根据已婚夫妻家庭内部决策模型(Pollak ,1994) 中的共同偏好模型(Common Preference Models) ,当夫妻有着共同偏好时可达成一致结果。所以 ,本研究提出 ,相比较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夫妻:

假设 1a: 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 ,更可能具有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

假设 1b: 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 ,更可能具有一致的二孩性别期望。

那么 ,当夫妻意见不一致时 ,谁的意见又会在生育决策中占上风? Jansen 和 Liefbroer(2006) 总结出四种决策原则。一是“权力原则(Power Rule) ” ,即有权力的一方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McDonald ,1980; Beckman ,1983) ,而这种权力取决于夫妻的相对社会经济资源 ,比如夫妻相对的教育、职业、收入等。Qian 和 Jin(2018) 发现 ,女性如果在家庭中更有权力 ,来自丈夫的压力将对她的二孩生育计划没有显著影响;而相反如果丈夫更有权力 ,则来自丈夫的压力会显著提高其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传统父权文化观念比较浓厚的地方 ,丈夫在生育决策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Ezech ,1993; Beckman ,1983) 。二是“利益领域原则(Sphere of Interest Rule) ” ,因为相对而言 ,生育是女性的领域 ,所以女性的态度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有一些研究验证了这个结论(Townes et al. ,1980; Beckman ,1983; Rindfuss et al. ,1988; Rosina et al. ,2011) 。三是“黄金均值原则(Golden Mean Rule) ” ,即夫妻双方在决策中的意见起同等重要的作用 ,最终双方各自妥协 ,取中间值。四是“社会漂移原则(Social Drift Rule) ” ,因为夫妻双方意见不一致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都不做 ,维持现状 ,推迟决策。一些实证研究表明 ,生育决策中当夫妻意见不一致时 ,最可能发生的结果是推迟生育或不生育(Miller et al. 2004; Testa 2012) ,也就是说 ,意见不一致的夫妻在生育选择上跟一致决定不生育的夫妇更接近(Miller and Pasta 1994) ,体现了决策中否决权(Veto Power Model) 的重要作用(Thomson ,1997; Thomson and Hoem ,1998; Voas 2003) 。

对于生育而言 ,只有是和否两种选择 ,不存在折中方案 ,但夫妻可能会维持家庭孩子的现状。因此根据以上第 4 个原则 ,我们首先提出本研究第 2 个假设:

假设 2: 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夫妻 ,相比较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 ,更可能选择不生育二孩。

对于做出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 ,我们希望了解家庭的二孩性别期望主要反映了谁的偏好。理想状况是利用追踪数据 ,通过观察夫妻的最终生育结果以得到答案;在现有数据条件下 ,我们在有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中 ,根据他们各自报告的二孩性别期望 ,间接做出判断。二孩性别期望虽不是实际的二孩性别 ,但至少可以反映谁的性别观念起了主导作用。根据权力原则和利益领域原则 ,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受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 ,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变化 ,妇女地位也在逐步提高 ,因此提出两个可供检验的替换性假设:

假设 3a: 当性别偏好不一致时 ,二孩性别期望更符合丈夫的偏好。

假设 3b: 当性别偏好不一致时 ,二孩性别期望更符合妻子的偏好。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研究》课题组 2016 年 4 月在全国开展的调查。调查对象为调查时点在调查地村/居委会居住半年以上、1966 年 3

月1日到1996年3月1日期间出生(即调查时20~49岁)的已婚女性及其配偶。课题组综合考虑了地区生育水平、地理位置、出生性别比、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聚类分层方式,最终选择了6省12市(分别是四川省成都市、泸州市,广东省广州市、揭阳市,山东省济南市、济宁市,浙江省杭州市、丽水市,辽宁省沈阳市、朝阳市,以及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开展调查。调查采用PPS多阶段抽样方法,先从每个城市抽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挑选2个街道或乡镇,再从每个街道/乡镇确定4~10个村/居委会,最后从每个村/居委会抽取8~10个家庭作为样本,共获得5972个有效样本。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限定在初婚已育一孩的夫妇中,之所以仅考虑初婚,是为了排除再婚家庭影响生育计划的复杂因素;仅考虑已育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计划,而并未涵盖已育(包括正在受孕)二孩家庭(占全部样本比例17%),是为了探究2016年以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背景下育龄夫妇性别偏好与二孩生育计划之间的关系。删除变量缺失值后,最终有效样本为2526对夫妇。调查问卷包括已婚女性的主问卷及配偶问卷,内容包含家庭情况、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和行为(分为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政策与文化、夫妻基本信息和经济与保障7个部分,为在家庭层面进行夫妻配对及比照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3.2 变量及其操作化

3.2.1 因变量及其操作化

因变量是家庭二孩生育计划。本文聚焦初婚已育一孩家庭,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数量维度

基于问卷中对已婚已育夫妻双方分别询问的“您计划再要几个孩子”,首先根据夫妻各自的回答,界定夫妻各自的二孩生育计划,分为有二孩生育计划、没有二孩生育计划或不确定;其次界定夫妻二孩生育计划的一致性,其中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或不确定,表示一致,赋值为1;夫妻仅一方有二孩生育计划,则为不一致,赋值为0;然后界定夫妻二孩生育计划的类型,分为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夫妻意见不一致、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

性别维度

性别维度分析限定在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样本,且将样本拆成第一孩是男孩和第一孩是女孩的情况。其基本思路是,在限定性别的情况下,如果夫妻双方有特定的性别偏好,则可通过其表达的二孩性别期望体现出来,并由此判断性别期望中主要强调了谁的偏好。具体操作如下:根据问卷中夫妻各自对计划二孩“您希望这个孩子的性别”的回答,首先界定夫妻分别的二孩性别期望,分为“无偏好”“男孩”“女孩”3类;其次界定夫妻二孩性别期望的一致性,一致赋值为1,不一致赋值为0;然后界定夫妻对二孩的性别期望类别,分为均期望男孩、均期望女孩、夫妻不一致。

3.2.2 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自变量是性别偏好,界定为夫妻对意愿孩子性别的一种明显的倾向性。性别偏好变量的构建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以往研究对性别偏好的测量维度比较单一,多通过一道题测量性别偏好;而本研究通过设置不同的情境让被访者选择,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被访者的性别偏好。基于研究目的,我们聚焦意愿子女数不为0时的情形。调查问卷中依次询问了育龄女性及其配偶的不同意愿子女数及相应的性别偏好。对意愿数量为一孩的被访者,直接询问“您希望孩子的性别是(单选)?”设置选项为男孩、女孩和无偏好,操作化1为男孩偏好,2为女孩偏好,0为无偏好。对意愿数量为二孩的被访者,则询问3个问题,依次是:①“您希望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是(单选)?”②“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您希望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是(单选)?”和③“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您希望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是(单选)?”这3道题均给出男孩、女孩和无偏好3个选项。操作化过程中,通过后两个问题的答案组合获得被访者的性别偏好变量(见表1)。其中男孩、女孩、儿女双全偏好分别编码为1~3,无偏好为0。对意愿数量为

三孩及以上被访者,则直接询问“您希望孩子的性别是(单选)?”设置选项分别为:①都是男孩;②都是女孩;③至少一个男孩;④至少一个女孩;⑤有儿有女;⑥无所谓。将①和③界定为男孩偏好,②和④界定为女孩偏好,⑤界定为儿女双全偏好,⑥界定为无偏好,依次编码为1~3,无偏好为0。

表1 意愿数量为二孩的被访者的性别偏好界定

Table 1 Categorization of Sex Preference for Respondents Who Want Two Children

性别偏好	假设第一孩性别	意愿第二孩性别	假设第一孩性别	意愿第二孩性别
男孩偏好	女孩	男孩	男孩	男孩或无所谓
女孩偏好	女孩	女孩或无所谓	男孩	女孩
儿女双全偏好	女孩	男孩	男孩	女孩
无偏好	女孩	无所谓	男孩	无所谓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界定。

在分别得到夫妻性别偏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夫妻联合的多个性别偏好指标:

(1) 构建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指标,一致赋值为1;不一致赋值为0。

(2) 识别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从不同角度将夫妻性别偏好进行分类(见表2),探讨性别偏好类型对夫妻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特别要说明的是,将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样本按第一孩性别划分后,能够看到夫妻双方的性别偏好是如何影响到性别期望的。具体思路如下:在第一孩为男孩时,有性别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的人会表示出二孩女孩期望;如果夫妻仅一方有性别偏好,可以通过其对夫妻性别期望类型(均期望男孩、均期望女孩、夫妻不一致)的影响来判断夫妻谁的性别偏好作用更大。在第一孩为女孩时采用同样的思路,有男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的人会表现出二孩男孩期望;如果夫妻仅一方有偏好,可以看出谁的偏好作用更大。

表2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

Table 2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of Couples

分类方式	性别偏好类型				
分类1(全部样本)	夫妻均无偏	妻无偏夫有偏	夫无偏妻有偏	夫妻均有偏	
分类2(全部样本)	夫妻均无偏	夫妻均男偏	夫妻均女偏	夫妻均双偏	夫妻偏好不一致
分类3(第一孩为男孩)	夫妻均男偏 或无偏	妻男偏或无偏 & 夫女偏或双偏	妻女偏或双偏 & 夫男偏或无偏	夫妻均女偏 或双偏	
分类4(第一孩为女孩)	夫妻均女偏 或无偏	妻女偏或无偏 & 夫男偏或双偏	妻男偏或双偏 & 夫女偏或无偏	夫妻均男偏 或双偏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界定。

3.2.3 控制变量及其操作化

基于文献,本文选取地区特征、家庭特征、夫妻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特征控制了城乡居住地和调查省份。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居住安排、第一孩的性别与年龄、家庭收入对数、父母或公婆能否提供照料孩子支持。居住安排指与父辈(包含双方父母)的同住情况,将一直同住和大部分时间同住合并为同住,分为夫妻独立居住、与父母同住、与公婆同住。

夫妻特征考虑初婚时间队列、年龄匹配、教育匹配、夫妻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夫妻经济贡献比较、夫妻谁更有实权、家庭分工几个变量。其中,初婚时间队列根据夫妻初婚年份分为2000年以前、2000~2009年、2010年及以后3类。夫妻年龄差分为丈夫比妻子大5岁及以上、夫妻年龄差为在-1~4岁、妻子比丈夫大2岁及以上。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首先将夫妻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然后比较夫妻相对情况分为夫高妻低、夫妻相同、妻高夫低3类,这意味着夫妻同为初中及以下或者本科及以上会被划分在夫妻相同一类。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分为丈夫家庭

经济情况更好、夫妻差不多、妻子家庭经济情况更好 3 类。夫妻经济贡献比较为妻子自报的结果,分为丈夫贡献更大和妻子贡献更大。家中谁更有实权根据问卷中妻子对问题“谁在家庭中更有实权”的回答得到,分为妻子更有实权和丈夫更有实权两类。家务分工分为丈夫承担主要家务、妻子承担主要家务、父母或其他人承担主要家务 3 类。

除此之外,我们还控制了女性自身的特征,包括女性年龄、教育、户口、是否有工作几个变量,因为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其特征直接影响生育计划和行为。自变量基本描述见表 3。

表 3 基本变量描述表($n = 2526$)

Table 3 Description of Main Variables ($n = 2526$)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妻子年龄(岁)	34.03	6.73	家中谁更有实权		
妻子受教育程度			丈夫	54.28	
小学及以下	6.89		妻子	45.72	
初中	31.67		家庭家务分担		
高中	36.70		丈夫更多	10.33	
大专	17.10		妻子更多	78.03	
本科及以上学历	7.64		父母更多	11.64	
妻子户口			家庭规模(人)	3.43	0.97
农业	35.27		居住安排		
非农业	27.08		夫妻单独住	74.62	
居民户口	37.65		跟父母住	5.38	
妻子有工作	87.57		跟公婆住	19.99	
初婚时间			一孩年龄(岁)	9.34	6.78
2000 年以前	22.68		一孩性别		
2000 ~ 2009 年	43.55		女	44.26	
2010 年及以后	33.77		男	55.74	
夫妻年龄差			父母照料支持		
丈夫比妻子大 5 岁	13.70		是	51.58	
丈夫妻子年龄相当	82.11		家庭收入对数	11.28	0.54
妻子比丈夫大 2 岁	4.20		省份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			浙江	22.29	
丈夫大于妻子	22.05		四川	18.92	
丈夫等于妻子	70.90		山东	7.96	
丈夫小于妻子	7.05		广东	13.90	
婚前家庭经济情况			辽宁	21.26	
男方家	14.29		湖北	15.68	
女方家	11.16		城乡		
男女差不多	74.54		城市	89.59	
妻子贡献更大	6.69		农村	10.4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3.3 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类型,研究分别使用了二分类和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首先针对已婚已育一孩夫妻(样本量为 2526),探究性别偏好的一致性是否影响二孩生育计划的一致性,以及性别偏好类型如何影响二孩生育计划类型。检验假设 1a 和假设 2;其次针对一致决定生育二孩的夫妻(样本量为 693,其中一孩为男孩的样本量为 353,一孩为女孩的样本量为 340),观察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如何影响夫妻

的二孩性别期望 检验假设 1b 和假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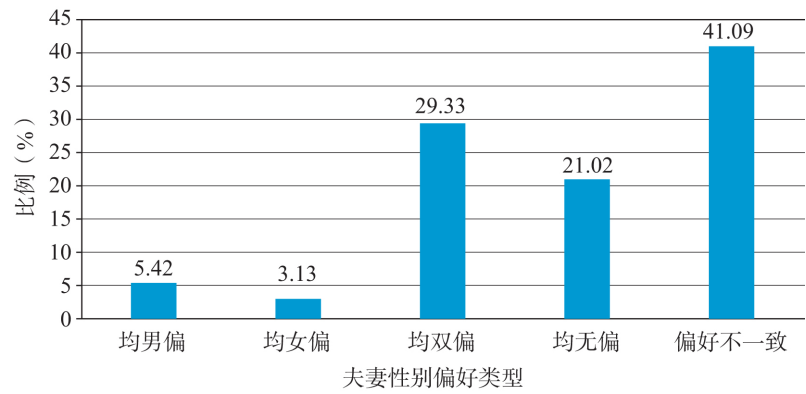
4 描述分析结果

4.1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

分析结果显示 ,儿女双全偏好是中国夫妻主要的偏好类型 42% 的妻子和 45% 的丈夫有儿女双全偏好; 其次是无偏好 32% 的妻子和 36% 的丈夫没有性别偏好。

观察夫妻性别偏好的一致性 ,发现有 41.09% 的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 29.33% 的夫妻具有一致的儿女双全偏好; 21.02% 的夫妻一致无性别偏好(见图 1) 。

图 1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
Figure 1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of Couples (%)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绘制。

4.2 性别偏好与二孩生育计划

夫妻性别偏好的一致性与二孩生育计划的一致性是否相关? 分析发现 61.76% 的夫妻均不打算再生育 28.54% 的夫妻均有第二孩生育计划 9.7% 的夫妻意见不一致 ,因此 90% 的夫妻有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在二孩生育计划上的一致性显著更高; 均有性别偏好的夫妻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比例显著更高(见表 4) 。

表 4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二孩生育计划(%)
Table 4 Types of Couples' Sex Preference and Second-child Intentions(%)

分类		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	意见不一致	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	合计
分类 1	均无偏	80.79	5.46	13.75	100.00
	妻无偏夫有偏	64.24	15.97	19.79	100.00
	夫无偏妻有偏	65.54	10.62	23.83	100.00
	均有偏	52.46	9.77	37.77	100.00
	合计	61.76	9.70	28.54	100.00
分类 2	均男偏	83.21	4.38	12.41	100.00
	均女偏	63.29	3.80	32.91	100.00
	均双偏	46.83	7.69	45.48	100.00
	均无偏	80.79	5.46	13.75	100.00
	夫妻偏好不一致	59.73	14.45	25.82	100.00
	合计	61.76	9.70	28.54	100.0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细分夫妻性别偏好的类型(表2中的分类2),发现均有儿女双全偏好的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比例显著更高,达到45.48%;均有女孩偏好的夫妻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比例(32.91%)显著高于那些均有男孩偏好的夫妻(12.41%);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比例最低(13.75%)(见表4)。

4.3 性别偏好与二孩性别期望

以上是对全样本夫妻的分析,接下来针对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分析其性别偏好类型与二孩性别期望的相关性。考虑到第一孩的性别不仅直接影响夫妻对第二孩的生育计划,也会影响其对第二孩的性别期望,我们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第一孩为女孩的夫妻和第一孩为男孩的夫妻。当第一孩为女孩时,如果夫妻均为男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则高达77.84%的夫妻期望第二孩是男孩;如果夫妻的性别偏好不一致,丈夫是男孩偏好或者儿女双全偏好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均期望第二孩是男孩的比例达到52.17%,远高于妻子是男孩偏好或者儿女双全偏好的情形下夫妻均期望男孩的比例(38.89%)。当第一孩为男孩时,如果夫妻均为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则有70.23%的夫妻均期望第二孩是女孩;但是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时,如果丈夫是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则有59.26%的夫妻共同表示想要女孩,高于妻子是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的夫妻均期望女孩的比例(55.56%)。显示第二孩的性别期望似乎与丈夫的性别偏好更吻合。是否如此还需要控制其他变量后再检验。

表5 夫妻性别偏好与对二孩的性别期望

Table 5 Sex Preference and Desire for the Second Child

第一孩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	意见不一致	均期望男孩	均期望女孩	合计
女孩	夫妻均无偏或女偏	25.00	40.63	34.38	100.00
	妻女偏或无偏 & 夫男偏或双偏	23.91	52.17	23.91	100.00
	妻男偏或双偏 & 夫女偏或无偏	36.11	38.89	25.00	100.00
	夫妻均男偏或双偏	11.34	77.84	10.82	100.00
	合计	18.24	63.24	18.53	100.00
男孩	夫妻均男偏或无偏	29.17	52.08	18.75	100.00
	妻男偏或无偏 & 夫女偏或双偏	14.81	25.93	59.26	100.00
	妻女偏或双偏 & 夫男偏或无偏	34.92	9.52	55.56	100.00
	夫妻均女偏或双偏	15.35	14.42	70.23	100.00
	合计	20.68	19.55	59.77	100.00

注:第一孩为女孩时,第二孩性别“无所谓”划入女孩偏好;第一孩为男孩时,第二孩性别“无所谓”划入男孩偏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5 回归分析结果

尽管从描述分析结果中可以初步看出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及其性别偏好类型与二孩生育计划和二孩性别期望的关系,但这个关系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使用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探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独立关系。

表6显示,相对于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夫妻,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在是否生育二孩上达成一致的计划。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相较于单独居住的夫妻,跟父母同住特别是跟公婆同住的夫妻更不可能达成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这个发现值得在以后单独研究。同样地,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在二孩性别期望上表现出一致。进一步细化夫妻的性别偏好类型,分析发现,相对于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均为儿女双全偏好的夫妻更可能在二孩性别期望上达成一致(见表7)。假设1a和1b得到了验证。

表 6 性别偏好一致性与二孩生育计划一致性

Table 6 Couples' Agreement on Sex Preference and Second-child Intentions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一致(参照组:否)			家中谁更有实权(参照组:丈夫)		
是	0.479 **	0.152	妻子	-0.166	0.151
妻子年龄	0.038	0.023	谁的经济贡献大(参照组:丈夫)		
妻子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妻子	-0.350	0.275
初中	0.263	0.353	家务劳动分担(参照组:丈夫)		
高中	0.481	0.361	妻子	-0.224	0.251
大专	0.234	0.389	父母	-0.593 *	0.348
本科及以上	0.386	0.447	家庭规模	0.347 *	0.116
妻子户口(参照组:农业)			居住安排(参照组:夫妻单独住)		
非农	0.163	0.192	跟父母住	-0.614 *	0.368
居民	-0.026	0.208	跟公婆住	-0.529 *	0.262
妻子是否有工作(参照组:否)			一孩的年龄	0.031	0.030
是	-0.314	0.232	一孩性别(参照组:女)		
初婚时间(参照组:2000 年以前)			男	-0.037	0.144
2000 ~ 2010	0.111	0.331	父母照料支持(参照组:否)		
2010 年以后	0.054	0.467	是	0.083	0.159
夫妻年龄差(参照组:丈夫比妻子大 5 岁或更多)			家庭收入对数	-0.154	0.167
丈夫跟妻子年龄差为 -1 到 4 岁	-0.418 *	0.252	省份(参照组:浙江)		
妻子比丈夫大 2 岁或更多	-0.351	0.426	四川	-0.500	0.315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参照组:丈夫高于妻子)			山东	-2.242 *	0.321
丈夫等于妻子	0.137	0.182	广东	-0.062	0.351
丈夫小于妻子	-0.230	0.309	辽宁	-1.535 *	0.299
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参照组:男方家更好)			湖北	-1.265 *	0.316
女方家更好	-0.438	0.281	城乡(参照组:城市)		
男女差不多	-0.168	0.224	农村	-0.072	0.214
			常数	2.912	2.16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p < 0.001$,** $p < 0.01$,* $p < 0.05$ 。下文中表同。

表 7 性别偏好一致性及类型与二孩性别期望一致性

Table 7 Couples' Agreement on Sex Preference and Desired Sex of the Second Chil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是否一致(参照组:否)				
是	0.457 *	0.223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均无偏好)				
均男偏			0.101	0.747
均女偏			0.155	0.598
均双偏			1.037 **	0.353
夫妻偏好不一致			0.257	0.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注:为节省篇幅,省略控制变量结果,如无特别说明,所有模型均控制了跟表 6 模型 1 中一致的控制变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夫妻的性别偏好类型如何影响家庭的二孩生育计划? 分析结果显示, 相对于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 其中一方有性别偏好或者双方都有性别偏好会显著提高夫妻二孩生育计划不一致的可能性, 也会显著提高夫妻均决定生育二孩的可能性。例如均有性别偏好的夫妻, 相对于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 其均决定生育二孩的发生比(odds) 提高了 5.7 倍。这意味着性别偏好, 无论是夫妻哪一方的, 都会提高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见表 8) 。换个分类进行稳健性检验, 发现相对于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 夫妻偏好不一致、均有女孩偏好和均有儿女双全偏好会显著提高家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而夫妻均有男孩偏好与无偏好组则没有显著的差异(见表 9) 。由此可以初步看出, 相对于性别偏好一致(“均无性别偏好”) 的夫妻, 夫妻其中一方有偏好都会显著提高夫妻一方或夫妻双方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表 8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家庭二孩生育计划(分类 1)

Table 8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cond-child Intentions (Type 1)

	参照组: 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			
	夫妻意见不一致		夫妻有二孩生育计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 均无偏)				
妻无偏夫有偏	1. 256 ***	0. 276	0. 929 ***	0. 228
夫无偏妻有偏	0. 586 *	0. 279	1. 067 ***	0. 207
夫妻均有偏	1. 271 ***	0. 235	1. 905 ***	0. 166
控制变量	是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9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家庭二孩生育计划(分类 2、无偏参照)

Table 9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cond-child Intentions (Type 2, No Preference as Reference)

	参照组: 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			
	夫妻意见不一致		夫妻有二孩生育计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 均无偏)				
均男偏	0. 195	0. 491	0. 244	0. 328
均女偏	-0. 120	0. 642	1. 280 ***	0. 316
均双偏	1. 395 ***	0. 262	2. 356 ***	0. 182
偏好不一致	1. 148 ***	0. 232	1. 271 ***	0. 173
控制变量	是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 2, 以夫妻偏好不一致作为参照类对比各个组的结果(见表 10) , 除了均有儿女双全偏好的夫妻外, 均无偏好、均有男孩偏好、均有女孩偏好全部显著地降低了夫妻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换句话说, 夫妻达成一致不生二孩的可能性提高; 同样, 除了都有儿女双全偏好和都有女孩偏好的夫妻外, 都为男孩偏好和都没有偏好的夫妻相对于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夫妻, 夫妻均决定生二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也就是说尽管性别偏好不一致, 但是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却提高了, 这很可能是夫妻某一方特殊的性别偏好所导致的。所以, 即使在性别偏好上不一致, 但某一方的性别偏好会提高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本研究的假设 2 “相对于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 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夫妻更不可能有二孩生育计划”并没有得到验证。相反,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只要有性别偏好都会提高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表 10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家庭二孩生育计划(分类 2、不一致参照)

Table 10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cond-child Intentions (Type 2 , Inconsistency as Reference)

	参照组: 夫妻均无二孩生育计划			
	夫妻意见不一致		夫妻有二孩生育计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 偏好不一致)				
均男偏	-0.954 [*]	0.464	-1.027 ^{***}	0.312
均女偏	-1.268 [*]	0.619	0.008	0.295
均双偏	0.247	0.191	1.085 ^{***}	0.139
均无偏	-1.148 ^{***}	0.232	-1.271 ^{***}	0.173
控制变量	是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接下来我们将样本限定在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中,通过将样本分为第一孩为男孩和第一孩为女孩,以估计夫妻谁的性别偏好在二孩性别期望中起主要作用,或者说,谁的偏好被保留了,谁的被同化了。表 11 显示,在第一孩为男孩的家庭中,与夫妻均有男孩偏好或无偏好相比,丈夫有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显著提高了夫妻均期望第二孩为女孩的可能性,但是妻子有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第一孩为女孩的家庭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模式,即丈夫有男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相较于在二孩性别期望上的不一致,夫妻同时都期望第二孩为男孩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而妻子有男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见表 12)。尽管区分了第一孩的性别,但两类模型得到的结果相似,这说明在有二孩生育计划但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的家庭中,对第二孩的性别期望与丈夫的性别偏好类型更接近。假设 3a 得到了验证。

表 11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二孩性别期望(第一孩为男孩) ①

Table 11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x Desire for the Second Child (the First Child is Male)

	参照组: 期望不一致			
	夫妻均期望女孩		夫妻均期望男孩或无所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 均男偏或无偏)				
妻男偏或无偏 & 夫女偏或双偏	2.236 ^{**}	0.765	0.219	0.799
妻女偏或双偏 & 夫男偏或无偏	0.873	0.601	-1.982 ^{**}	0.673
均女偏或双偏	2.228 ^{***}	0.558	-0.691	0.522
控制变量	是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12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与二孩性别期望(第一孩为女孩)

Table 12 Type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x Desire for the Second Child (the First Child is Female)

	参照组: 期望不一致			
	夫妻均期望男孩		夫妻均期望女孩或无所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夫妻性别偏好类型(参照组: 均女偏或无偏)				
妻女偏或无偏 & 夫男偏或双偏	1.057 ⁺	0.615	-0.362	0.693
妻男偏或双偏 & 夫女偏或无偏	0.304	0.607	-0.555	0.672
均男偏或双偏	2.062 ^{***}	0.517	-0.428	0.583
控制变量	是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① 因为样本量小,父母的照料支持变量导致模型无法收敛,表 11 和表 12 模型去掉了父母照料支持变量。

6 结论与讨论

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家庭变迁和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夫妻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基于全国夫妻配对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儿女双全偏好是中国夫妻主要的偏好类型,其次是无偏好;有41%的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2) 高达90%的夫妻有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3) 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在二孩生育计划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更可能对二孩的性别表现出一致的期望。假设1得到验证。(4) 夫妻的性别偏好类型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均无性别偏好的夫妻,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均有性别偏好,会显著提高夫妻均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相对于均无偏好的夫妻,有女孩偏好、儿女双全偏好和夫妻双方一方有偏好均会提高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同时,夫妻在性别偏好上的不一致性并没有降低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相反,在某些情况下,还更有可能生育二孩。假设2未能得到验证。(5) 在均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中,最终的二孩性别期望更接近于丈夫的偏好,显示丈夫在家庭内部决策中发挥的影响更大。假设3a得到验证。

本研究发现,夫妻一方或双方具有性别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反映了生育政策宽松背景下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似乎与邦戈茨基于西方社会经验所做出的判断更为接近。然而,一方面,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期待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低水平徘徊的生育率能够有所回升,或者政策效果有所显现;另一方面,长达30多年迄今仍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局面归咎于以男孩偏好为代表的传统性别观念,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是消除女性歧视、扭转性别失衡的治本之策。如何平衡性别偏好与数量偏好之间的关系,既能够实现生育水平的有效提升,又能够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还需要更加精细的政策设计和努力。

本研究还发现,家庭中的二孩性别期望更接近丈夫的性别偏好,虽然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也有相当比例的夫妻在性别偏好上存在差异,但作为生育行为预测指标的生育计划中性别期望向丈夫偏好的倾斜,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中夫妻的权力地位关系。Janson等(2006)提出的权力原则指出家庭最终决策取决于权力更大的一方,本文发现是否侧面反映了丈夫权力更大?利用问卷中获取的夫妻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发现,分析样本中,55%左右的家庭中丈夫在家中更有实权,妻子更有实权的占45%左右,可见主流的家庭内部关系模式还是丈夫的权力更大。此外,本研究验证了Pollak(1994)家庭内部决策模型中的共同偏好模型,但家庭内部决策模型还指出,当夫妻意见不一致时,可能采取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指夫妻双方的偏好不同或存在利益冲突时,双方通过博弈过程,以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达成决策的一致;非合作博弈模型则认为在持续的婚姻关系中,夫妻需要经历多次博弈过程,如果一方具有惩罚偏离合作一方的能力,只要偏离合作的收益小于受惩罚带来的损失,即使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也会得到“一致同意”的合作结果。由于本研究数据的局限,我们虽然发现了生育计划中子女性别期望与夫妻意愿子女性别偏好间的关系,但仍不能深入揭示夫妻决策内在机制,即夫妻双方是通过怎样的博弈或妥协过程形成这一关系的?与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有什么关系?生育决策中,除了夫妻之间的博弈,父母又发挥什么作用?这些机制的揭示需要借助于未来更大样本量的数据、追踪数据以及定性分析予以实现。

数据上的限制造成了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如缺乏实际生育行为数据,只能借助生育计划预测生育行为,但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行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另外,因为夫妻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样本量较小,按性别分类后样本量进一步缩减,无法更深入验证夫妻相互权力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尽管存在数据上的局限,本研究基于夫妻配对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及类型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和二孩性别期望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是一种创新,弥补了现有生育研究中只考虑女性信息的缺憾。本研究对性别偏好变量的测量也突破了以往的单一维

度和局限,结合意愿子女数和相应的意愿子女性别更加综合、全面而相对准确地测量了夫妻真实的性别偏好。同时,充分利用夫妻的性别偏好信息,构建不同的性别偏好类型变量,全方位考察夫妻性别偏好类型的影响。所以,从研究内容和视角上对现有生育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2008; 4: 1-12
Guo Zhigang. 2008. China's Low Ferti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12.
- 侯佳伟, 黄四林, 辛自强, 孙铃, 张红川, 窦东徽.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4: 78-97 206
Hou Jiawei, Huang Silin, Xin Ziqiang et al. 2014. A Change in the Desired Fertil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1980 - 2011.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78-97 206.
- 靳永爱, 宋健, 陈卫.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人口研究 2016; 6: 22-37
Jin Yong'ai, Song Jian and Chen Wei. 2016. Women's Fertility Preference and Inten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Nationwide Two-Child Policy. Population Research 6: 22-37.
- 卿石松, 丁金宏. 生育意愿中的独生属性与夫妻差异——基于上海市夫妻匹配数据的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5: 81-93 128
Qing Shisong and Ding Jinhong. 2015. Couple's Fertility Intention Difference across Only Child Families: Evidence from Matched-couple Survey in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81-93 128.
- 宋健, 陶椰.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 ——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人口学刊 2012; 5: 3-11
Song Jian and Tao Ye. 2012. How do Gender Preferences Affect Number of Children in a Family?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 Urban Families. Population Journal 5: 3-11.
- 郑真真.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5: 73-78
Zheng Zhenzhen. 2004. Fertility Desire of Married Women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73-78.
- Bauer, G. & Kneip, T. . 2013. Fertility From a Couple Perspective: A Test of Competing Decision Rules on Proceptive Behaviour.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535-548.
- Beckman, L. J. 1983.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in Couple Decisions on Fertility. In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ertility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Volume 2, edited by R. A. Bulatao and R. D. Lee 415-458.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Bongaarts, J. 2001.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 (supplement): 260-281.
- Doepke, M. , & Kindermann, F. 2014. Intrahousehold Decision Making and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Change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dited by Matteo Cervellati and Uwe Sunde 159-182. London: the MIT Press.
- Ezeh, A. C. 1993. The Influence of Spouses over Each Other's Contraceptive Attitudes in Ghan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 163-237.
- Jansen, M. & Liefbroer, A. C. 2006. Couples' Attitudes, Childbirth,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1: 1487-1511.
- McDonald, G. W. 1980. Family Power: The Assessment of a Decad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970 - 1979.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 841-854.
- Miller W. B. 1994.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2: 223-281.
- Miller, W. B. & Pasta, D. J. 1996a. Couple Disagreement: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ertility Decision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307-336.
- Miller, W. B. & Pasta, D. J. 1996b.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Husbands and Wives on the Choice and Use of Oral Con-

- traception , a Diaphragm , and Condom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1749-1774.
- 17 Miller , W. B. & Pasta , D. J. 1995. Behavioral Intentions: Which Ones Predict Fertility Behavior in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6: 530-555.
 - 18 Miller , W. B. & Pasta , D. J. 1994. The Psychology of Child Timing: A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nd A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 218-250.
 - 19 Miller , W. , Severy , L. & Pasta , D. J. 2004. A Framework for Modelling Fertility Motivation in Couples. *Population Studies* 2: 193-205.
 - 20 Pollak , R. A. 1994.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Roles of Power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within Marri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148-152.
 - 21 Qian , Y. & Jin , YA. 2018. Women's Fertility Autonomy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Couple Dynamics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3: 275-309.
 - 22 Rindfuss , R. B. , Morgan , S. P. & Swicegood , G. 1988. *First Births in America: Changes in the Timing of Parentho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3 Rosina , A. , Cavalli , L. , & Testa , M. R. 2011. Couples' Childbearing Behaviour in Italy: Which of The Partners is Leading It?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 157-178.
 - 24 Rosina , A. , & Testa , M. R. 2009. Couples' First Child Intentions and Disagreement: An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Cas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4: 487.
 - 25 Ryder , N. B. 1973. A Critique of the National Fertility Study. *Demography* 4: 495-506.
 - 26 Testa , M. R. 2012. Couple Disagreement about Short-Term Fertility Desires in Austria: Effects on Intentions and Contraceptive Behaviour. *Demographic Research* 26: 63-98.
 - 27 Testa , M. R. , Cavalli , L. & Rosina , A. 2014. The Effect of Couple Disagreement about Child-Timing Intentions: A Parity-Specific Approach.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 31-53.
 - 28 Thomson , E. 1997. Couple Childbearing Desires , Intentions , and Births. *Demography* 3: 343-354.
 - 29 Thomson , E. & Hoem , J. M. 1998. Couple Childbearing Plans and Births in Sweden. *Demography* 3: 315-322.
 - 30 Thomson , E. , McDonald , E. & Bumpass , L. L. 1990. Fertility Desires and Fertility: Hers , His , And Theirs. *Demography* 4: 579-588. doi:10.2307/2061571.
 - 31 Townes , B. D. , Beach , L. R. , Campbell , F. L. , & Wood , R. L. 1980. Family Build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ertility Decis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3: 210-220.
 - 32 Voas , D. 2003. Conflicting Preferences: A Reason Fertility Tends to Be Too High or Too Low.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 627-646.

(责任编辑: 宋 严 收稿时间: 2018 - 12)